



文 / 蒲珊

我为什么信神了

一九四九年这一年，在西方历史上不是一个特别受关注的年份，除了欧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事件。然而在亚洲，却发生了改变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命运，进而影响整个东亚政局的大事件。国民政府撤离中国大陆，去了台湾。大陆的五亿中国人从此落到了一个不信神佛的政权手上。

那一年，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我出生了。和整整那一代人一样，从出生开始，就在一个时时阶级斗争、处处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酷社会里成长，我们被鼓噪得充满了“斗争哲学”的狂热。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文革中当红卫兵破四旧，四处串联煽风点火，当知青下乡战天斗地，我们是不相信神佛，而相信“人定胜天”的一代人。

从九十年代接触气功开始，不断遇到很多的奇人奇事，我固守的“无神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到底有没有神？我开始反思。对坊间热传的特异功能等现象，官方说是“唯心”的“封建迷信”，是“反科学”、“反马列”的。官方的否定批判没有说服我，相反，我亲眼所见各种特异功能却令我折服。

90年代我先生去世的前前后后

当年先生突然去世，婆婆拽着灵车不让走，痛哭：“儿啊，让妈替你去了吧！”路边有两个陌生男人在悄悄说话。年老的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人生死有命，都在阎王爷手里攥着呢。年轻的说：老太太看着面善。年老的又说：心肠也不错，长寿。年轻的说：现在看着就有八十来岁了。年老的补充道：还得活二十年。年轻的问：百岁寿星？年老的想了想说：十七、八年没问题。

身后陌生人的对话，惊得我止住了泪，连老太太还能活多少年都知道，这是什么人？再回头找，那俩人不见了。人的生死真有定数？“积德长命”这话并不耳生，但是应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感受就不同了。娘俩的寿命和各自的心肠、德行有什么关系？哀伤之余，我问自己，人间真的有神灵？如果命运是既定的，自己的命运如何？伤痛、疑虑和沉重交织在一起。

整理先生的遗物时，发现一张命褂，是他自己用易经推算出来的：“丙子年冲克太岁？！”下面用咖啡色粗体重重地划了两道，整篇画满了爻卦。

回想出事时，他有很多反常举动。比如，他非要去一家著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做体检，自己花费了千把元。见他背了三天的心脏监护仪，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留德回来的心血管医生夸他心脏像二十岁小伙子。但两周后的一天夜里，他心脏病突发猝死。

我们拿着那张命褂到北京牛街的法源寺，一位老和尚看了说，这人懂易经，把自己的大劫算到了，可惜不知道怎么解。问能解吗？老和尚说，看情况了，孽债太大解不了。我说，他为人可以，没见过做过什么坏事。老和尚说：那就是前世欠债太多，一世没还完，接着还。

见我们很沮丧，老和尚说，可以给他做个法事超度一下。尽管我不知道超度是怎么回事，这几千块钱花出去管什么用，但我还是同意了，因为眼前的一幕幕令我敬畏，不再“无所畏惧”了。道别时，老和尚又说：“他走的日子是丙子年岁末，不走也得走了。”

无论是陌生人的相面、先生的周易占卜，还是老和尚说命，都是“生死有命”、“善恶有报”。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心慈面善，八十高龄了还有近二十年的寿命；儿子因欠债折寿，注定短命一生。更震惊的是，人欠债多了，连累的不是一生一世。我的无神论思想受到强烈冲击。

对于生死，我从切肤之痛中，有了全新的感受，深奥莫测，但难以回避。老太太长寿的那段对话，当初令我震惊，也令我纠结，一直埋在心底。18年后，我在海外接到国内的电话，说老太太昨天夜里走了，无疾而终，应验了当初那位老者的说法。

抽了两支签全都灵验

我对抽爻问卦没兴趣，但是，当年“不出国”成了心病。

于是“有病乱投医”，就去抽了两次签。这也是我这辈子唯一正儿八经抽过的两支签。

第一支签是90年末，在河南少林寺。郑州市里的公事办完后抽空去了少林寺，那时候释永信还没当方丈。在外面看和尚晨练，小和尚过来问抽签吗？于是由他引路，穿过几层院子进里面。一间专门抽签的房间里，香案上一大筒竹签，我摇了几下捏出一支，居然是支红签，比上上签还吉利。坐在一边看热闹的几个小和尚嘀咕：京城来的人手头就是壮，这些日子，没见一个抽了红签的。

竹签上光光的，主持抽签的和尚撩帘出来，让我说个字，由他来解。我随口冒出“随缘”，和尚说就解一个字，见我未回答，他就开始解第一个“随”字。先拆字，三部份：左边“卩”，为人，指施主（指我本人），中间“辶”，为走的意思，右边“有”，为有有没有的意思。三部份合起来的意思是：走了就有了。我问：往哪儿走？和尚说，出国门，远远的走。我问：能有什么？他说：出去了就有福报，还是大福报。

我听的心里亮堂，一起来的俩人却一头雾水。他们一人抽了中签，一人抽了下签，没等和尚解就出去了，嘟囔花钱买心烦，说下午坐飞机都不踏实。我说跟着我这个抽红签的人一起飞，肯定掉不下来！这才把俩人哄乐了。

第二支签是个把月后，在庐山黄陵寺抽的。去南昌出差，登庐山，到黄陵寺不由自主又抽了一签。这次是一支“上上签”，自带签文。还记得有这么几句：重点佛灯，重立灶；驾千里驹，行万里路。功名大，捷报传等等。有个和尚过来解签：施主的命相要大转机，有离家远行的征兆。在外面能成就大事，人未到家，喜讯已报。

听后我笑出声来，这哪是说我啊？像是在说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一路上我又琢磨，前后两支签，来自两座寺庙，相隔数日，相距千里，随机抽出，而传递出的信息相同！我一向手气背，怎么一抽就是红签、上上签？像是福星高照。有生以来，我从没遇到过这样“巧合”的事，我感觉这两只签显神灵，带有神意。

亲身领略了特异功能的神奇

90年代候周围有特异功能的人很多，我亲身领略了很多特异功能的神奇。那时想托朋友帮忙“看”点事，很快就能求到一位。不等人见面，在电话那头，已经把我的体貌、健康、家居环境说了个一清二楚。这样的“高人”遇到多了，到后来都见怪不怪了。

我高烧不退在床上，和一“高人”通了十多分钟电话，没等挂断电话就睡着了，醒来体温正常了。

我的一位同事，不显山不露水。他能看见几十米外的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后脑勺对着我，能知道我打的太极拳哪走样了，好像他有前后眼。

不懂外文的一位演员，用手掌能从一桌的外文书信堆里，搜寻出我要找的。

饭桌上，一位朋友的朋友对我说：你的胆囊有点发炎，眼睛发干发涩，是洗发水闹的，改用蛋清试试。果然，半个月后就见效了。

出国前，我和同学结伴去中医药大学进修针灸按摩。一朋友对我说，你扎没事，她一扎就出事。我说论医学基础她比我强。他说，反正是不行。我给她传了话，她从此断了念。

一位数学老师说中了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钟老师是文革前北大毕业的，右派，数学老师。其实我们只有两面之交。第一次见面是请钟老师为我辅导数学，他把枯燥的数学讲的生动有趣，深入浅出。

第二次是十多年后的不期而遇。那年他67岁，我认出了他，喊了声“钟老师！”他感动不已，于是有了我们的第二次“神聊”。为了不受打扰，我请他来家里说话。他眯着眼，侃侃而谈。

说的都是数学之外的话题，海阔天空，但是推心置腹。他说我曾代人受过，受了不小的委屈。这个秘密连我家人都不知道，却被他一语道破。

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以为是解乏，他说：“不是，我习惯了，这样能用真眼看世界。”之后，我脑袋里一想谁，他就说到谁。大姐、二姐、大哥、姐夫、侄甥外女，和一堆朋友。从他们每人的长相特征到脾气秉性都说得一点不差。当时把我说呆了，他笑了，说自己是用天眼看见的，肉眼看不见。

我请他看看我。他说：“有人拉你出国，你拿不定主意？”我说是，从来没想过出国。人生地不熟，撇家舍业，儿子半大不小，是让人操心的年龄。

他低头，边想边用右手指在左手心里划了几下，说：“儿子还是不出去的好，出去也呆不住，可以短期走走。他最好的地方就是现在呆的地方。”我说孩子任性，领导都不喜欢这样的，不放心啊。他说：“这孩子可以放心，他很有主见，不随波逐流，能在一行专业上干得很好。”我说那可是烧高香了。他说：“他自己会变的，将来换个领导就喜欢他了。”见我没能释怀，他又说：“这孩子将来有美满婚姻，当然不是指样样有多高，他不用你操心。”见我还是放不下心，又说：“孩子身体很好，比一般人好。当然也可能生病。生病不是坏事，是排毒、调整。”

我非得出去吗？他说：“你肯定在外面定居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如果分成8等的话，你从6等上升到4等以上。”他解释，8等的概念如非洲难民；1等的概念如布什家族。他说那是个粗线条的综合指标，除了钱财，还有政治、生态等因素。“我戴着右派帽子，多压抑！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我说，6等就6等吧，随大流了，知足者常乐。他说：“眼前问题不大，将来有麻烦，你得走。”我更胡涂了。他说：“这一切对你都是过眼的烟云，你得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我问那地方在哪？他说：“后面我不知道了，看不见了。”

谈到信仰，我说自己什么都不信了。他说：“就是不能信共产党！没开天眼的时候，我就比周围的人看得清楚，所以我当了右派。开了天眼，我看见共产党是魔鬼！”他的话，在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没敢追问。

一年后，我迈出了国门。生活也真的是从钟老师说的6等上升到4等以上，走上佛法修炼，人生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这大概也是在印证那两次抽签的话吧。六年后儿子有了一份他喜欢的工作和喜欢他的领导；又六年，儿子娶了媳妇，小两口夫唱妇随，美满婚姻。

钟老师告诉过我“你与法轮功有缘”，后来我走进了法轮大法，知道他的天目开了，有透视功能、宿命通功能，都是世界上公认的几大功能。他和我说的那些事，绝非肉眼凡胎所能。这些超常超自然的现象，表明有高于人类的神佛存在，尽管我们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在注视着他们。

亲历的“神迹”，破除了我几十年的无神论“唯物”思维，而后来修炼法轮功，才真正明白了人的生死轮回、善恶轮回的道理，相信神佛的真实存在。

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不信神，他们痛恨中共，不信马列，但是对抹去兽印，作废毒誓，声明“三退”不认识，这是中共多年灌输无神论的结果。

共产党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入过党团队的人，都被邪恶打上了兽的印记，人的肉眼看不见，但是神佛明鉴。声明“三退”，抹去邪恶的印记，那不是迷信，是必须要做的。

迷茫中的人，用易经推算出了自己有被夺命的大劫，用尽了人间保命逃生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悲哀苦于无解。面临人类大劫难的中国人，有幸获神佛引路，了解真相，唤醒良知，选择“三退”，这是危难中的中国人解难的良方，相信的人有福了。

和转世前的约定

文 / 青笛

诗仙李白曾如是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这已经很令人惆怅，而有的人的一生又有很多坎坷和悲苦，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对轮回转世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受试者引导进入类似于佛家打坐入定的催眠状态，回顾和重历一个个前世甚至是转世之间的彼岸世界。这些研究者发现，人们的一生其实是被高层生命事先安排好的，一些安排甚至是本人转世前同意的约定。

例如，迈可·牛顿博士曾用催眠方法研究转世之间的精神世界，他在《性灵之旅》和《性灵宿命》两本书中描述了很多案例，他发现，如果一个人的下一世被安排死于暴病，或被杀害，或死于灾祸，他往往在转世前被事先告知。尘世中的悲剧并非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错误的事情，一切都有其宿命的因缘。这些安排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当事者偿还前世的业债，或在苦难中锤炼当事者的灵魂，甚至是为他人提供一个在逆境中升华的机会。

在一个案例中，受试者的前世死于纳粹集中营。这个生命和其他三个生命自愿地转生成犹太女子，在1941年，她们从慕尼黑(MUNICH)被抓到位于DACHAU的集中营，并被关

在同一个营房里，这些都是宿命中被安排好的。这个女孩在那一世死于1943年，当时她才18岁。她在集中营里所要做的事情是照顾在那里的儿童并尽量使他们生存下来。她勇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另一个案例中，受试者的前世是一位女子，在结婚两年后死于德州的一个农场。在转世前，她被允许从三个死亡方式中任选其一：一个是在两个醉鬼的枪战中被流弹击中，一个是从马背上摔下而死，还有一个是溺水而亡。这个生命选择了第一种离开尘世的方式。她选择在婚后两年离开俗世的原因是她的丈夫在那一世需要经历失去深深爱着的人的痛苦，以此来偿还前世的业债，并学到一些教训。这位女子的选择完全是为了她丈夫的还业和提高。

笔者回顾这类案例绝非是想说人们的苦难是命中注定而无须同情。恰恰相反，俗世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尽我们的所能抑恶扬善，主持正义，维护善良。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甚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人是在犯罪，必将在来生偿还其罪过。

从高于人间的层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事情都有其宿命的安排，都不是偶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修炼到一定层次的人，能够看到这些安排，对未来进行预测，这就是宿命通。